



【人物志】

黄宗英：从影星到作家，文艺征帆不曾落

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张頔

“一息尚存，不落征帆”，抱有如此人生信条的著名表演艺术家、作家黄宗英12月14日去世，享年95岁。她17岁就主演话剧《甜姐儿》，由此成为人们心目中永远的“甜姐儿”。21岁主演首部电影《追》，29岁开始创作剧本，后来从事报告文学创作，成为“用笔向社会说话的人”，2016年出版《黄宗英文集》，2017年获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终身成就奖，持续践行着这个信条。

黄宗英原籍浙江瑞安，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家庭，她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翰林，父亲16岁即去日本留学，学习电气工程。回国后，父亲考上了清末最后一科的洋翰林，辛亥革命时任浙江省革命军政府实习厅技正，后来在北京任电话局工程师，他的愿望是为中国实现电气化而努力，可惜逝世过早，没有实现夙愿。

1925年7月，黄宗英出生于北平，7岁随父移家青岛，之后父亲病故，她又来到天津就学。1941年，16岁的黄宗英只身来到上海投奔大哥黄宗江，以见习生的身份加入黄佐临主持的上海职业剧团。不久，话剧《蜕变》中的一位女演员临时缺席，黄宗英作为替补救场，从此开始了舞台生涯。

1942年至1946年，黄宗英相继在上海华艺、北平南北等剧社任演员，主演过话剧《楚霸王》《鸳鸯剑》《云彩霞》《甜姐儿》等剧目。其中，1942年在《甜姐儿》中饰主角甜姐儿，令她红遍了上海滩，成为万众追捧的明星。

1946年，黄宗英从影，她饰演过的电影角色有《追》叶文秀、《幸福狂想曲》张月华、《街头巷尾》赵淑秋、《鸡鸣早看天》王桂芳、《喜迎春》陶澄华等。其中，她在《鸡鸣早看天》中，把一个贫穷而妖艳、善良而强卖风情的妓女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黄宗英加入上海电影制片厂，出演了《家》《聂耳》等影片。

黄宗英自幼热爱文学艺术，写作生涯最早可追溯到1934年。那时只有九岁的她，创作的文章《在大树下》发表在大哥黄宗江编的文艺周刊《黄金时代》上，可以看作是处女作了。上世纪40年代初，她开始写散文、通讯和随笔，如《寒窗走笔》《和平列车向前行》等。

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期间，黄宗英开始创作电影文学剧本。1953年她创作出第一个剧本《在祖国需要的岗位上》，拍成电影时改名为《平凡的事业》。1958年她与人合作电影剧本《你追我赶》，还参加过故事片《六十年代第一春》和纪录片《上海英雄交响曲》《大寨红花处处开》解说词的创作。

从上世纪50年代之后，作为演员的黄宗英渐渐淡出，作为作家的黄宗英却如鱼得水，特别是在报告

文学领域更是成绩斐然。她曾在接受采访时说，“表演要听人指挥，写作可以自己发挥，最快乐的事情是写一篇好稿子，自己的表演只能打60分，而写作可以打90分。”

黄宗英常说自己是属云的，天南地北，行踪不定。诚然，一个作家尤其是写报告文学的，一旦脱离生活，脱离她所描述的对象，文思必然会枯竭。但是像黄宗英那样热烈地拥抱生活，那样和自己所描写的对象心连心地合为一体，文坛中恐怕也不多见，因此她的文笔才显得那么清新、诚挚、感人。

1983年，《小木屋》是黄宗英诸多报告文学中最为人熟知的一篇，讲述了女科学家徐凤翔致力于建设高原生态研究站的故事。1985年，中央电视台为《小木屋》摄制专题片，她不顾身体的不适，随摄制组再度入藏。

1990年，黄宗英临危受命，出任大型纪录片《望长城》外景主持人，和20岁出头的年轻人一起西行挺进罗布泊。沙漠戈壁之旅，绝非一帆风顺。有一次为了寻找在罗布泊神秘消失的彭加木遗骨，摄制组车队一度迷失了方向，和总部失去了联系。多亏驻军出动了直升机，才把他们一行领上正路。一个白发老太太与一帮小伙子为伍，在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沙漠中反复穿行，历尽的艰险可想而知。任务完成后，她回上海住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医院才缓过劲来。

1994年，69岁的黄宗英第三次跟随徐凤翔入藏考察。她认定了那竖立在高原之上风雨飘摇之中的小木屋，也跟定了穷尽毕生精力献身高原生态研究的徐凤翔教授。与之前两次进藏不同，她的年纪一晃又长了十岁，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，可探索的课题与行程却一次比一次更高，也更险。

这次黄宗英发生了严重的高原反应，她没有爬上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的顶部，未能跟随考察队迂回于人迹罕至的南迦巴瓦峰的山谷之间，而是躺在了西藏林芝地区部队医院的病床上。她没想到高原反应竟然这般强烈：颜面麻痹，十指关节全都出现紫血块，腿也肿了，进食困难，靠输液维持生命……眼见病情日益恶化，医院党委最终决议，强行用专机将其遣返回京治病。政委和院长语重心长地劝说：“可以啦，老大姐，一个69岁高龄的老人能到达这里，本身就是个奇迹，不仅对整个考察队，就是对部队官兵也是个鼓舞。”

黄宗英的感情生活一波三折，比较引人关注的一段婚姻是她与演员赵丹因戏生情，两人合作出演《幸福狂想曲》时擦出感情火花随后结为夫妻，虽然黄宗英当时已经有过两段不幸的婚姻，但那时她才年仅22岁，赵丹年长她10岁。婚后两人共同出演了《丽人行》《乌鸦和麻雀》和《武训传》等电影。两人在一起生活了32年，儿子赵劲也做了导演，成为演艺圈一段佳话。黄宗英的一生都在勇敢追逐自己的爱情，1993年她与著名翻译家冯亦代结婚，谱写了轰动文坛的“黄昏之恋”。

黄宗英的兄弟均与艺术结缘，在演艺圈有“黄氏三杰”的美称。哥哥黄宗江大黄宗英四岁，身兼演员、作家、导演和编剧数职，导演过电影《柳堡的故事》，还和妹妹弟弟一起写了散文集《卖艺黄家》。弟弟黄宗洛是国家一级演员，主演过话剧《茶馆》和《智取威虎山》等，在《我爱我家》《大宅门》《西游记续集》等电视剧中塑造的角色栩栩如生，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。2002年，黄氏四兄妹——黄宗江、黄宗英、黄宗洛、黄宗翰(一作黄宗汉)，联袂出演电视剧《大栅栏》，一时传为佳话。

□郑学富

冬至既是二十四节气中一个重要的节气，为四时八节之一，同时又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，被视为冬季的大节日。早在周朝，先民们就把冬至视为一年之岁首，即春节，周代的正月就是农历的十一月。汉代，冬至被列为“冬节”，朝廷官府一律放假休息。唐代以后的历朝，把冬至与岁首并重，文武百官放假七天。古人有冬至吃饺子、举办消寒会、贴绘消寒图等的风俗。

民谚说“冬至饺子夏至面”，冬至吃饺子的习俗与医圣张仲景有关。

张仲景是河南南阳人，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，著有《伤寒杂病论》。张仲景承袭家门，曾任长沙太守，访病施药，大堂行医。他有一句名言：“进则救世，退则救民；不能为良相，亦当为良医。”张仲景告老还乡回到南阳，正值冬至，寒风呼啸、大雪纷飞的严冬季节，乡亲们的耳朵都生了冻疮，求医者络绎不绝。张仲景吩咐弟子在院中搭起棚子，在棚中垒起一大锅，把羊肉、干辣椒和一些祛寒的药物一并放在锅中熬煮，再把羊肉捞出切碎，用面皮包成耳朵状(名曰娇耳)放锅里煮熟。每个生疮者可领一碗药汤和两个娇耳。张仲景将之称为“祛寒娇耳汤”。病人吃了祛寒娇耳汤之后，只觉得浑身渐渐暖和起来，两耳也发热，冻疮很快就治好了。所以有“冬至不端饺子碗，冻掉耳朵没人管”之说。张仲景去世那天正是冬至，人们不约而同前来为他送葬，把他的坟圆得大大的，还在坟前为他修了一座庙，这就是现在的医圣祠。人们为了纪念他便在冬至这一天吃饺子，此习俗便流行起来。

近代学者夏仁虎在《岁华忆语》中记载：“金陵文人，率有消寒会。会凡九人，九日一集，迭为宾主。馔无珍馐，但取家常，而各斗新奇，不为同样。岁晚务闲，把酒论文，分题赌韵，盖谦集之近雅者。”

俗语入冬后，亲朋相聚，宴饮作乐，谓之“消寒会”。消寒会始于唐朝，又叫“暖冬会”。据五代王仁裕撰《开元天宝遗事·扫雪迎宾》上所记，唐朝时，长安有一位巨富名叫王元宝，冬天下大雪的时候，他命令仆人将坊巷的积雪打扫干净，自己则亲自站到巷口迎接宾客，请客人们到他的家里，大摆宴席，饮酒作乐，叫做暖寒之会。潘宗鼎编纂的《金陵岁时记》说：“吾乡当冬至后，九人相约宴饮，自头九至九九，各主东道一次，名曰消寒会。文人墨客饮酒之余，兼及韵事。吴磨伯师《消寒会集》有句云：‘有酒但谋金谷醉，无钱不顾铜山摧。’”

《红楼梦》第九十二回也有消寒会的描写，贾宝玉不想去学房，便告了假，问袭人老太太那边打发人来说什么了？袭人回说没有说什么。贾宝玉说道：“必是老太太忘了。明儿不是十一月初一日么，年年老太太那里必是个老规矩，要办消寒会，齐打伙儿坐下喝酒说笑。”正在宝玉和丫鬟们议论着的时

候，贾母派人来通知了，说道：“老太太说了，叫二爷明儿不用上学去呢。明儿请了姨太太来给他解闷，只怕姑娘们都来，家里的史姑娘、邢姑娘、李姑娘们都请了，明儿来赴什么消寒会呢。”

冬至交九之后，古人为度过漫长而寂寞的冬季，在民间有贴绘“九九消寒图”的习俗。“九九消寒图”有三种图式，分别为梅花、文字、圆圈三种版本。具体采用哪种形式，是由主人的爱好和文化素质而定的。

梅花版。《帝京景物略》写道：“冬至日画素梅一枝，为瓣八十有一，日染一瓣，瓣尽而九九出，则春深矣，曰《九九消寒图》。”据说，九九消寒图为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所创。文天祥抗元失败被俘，被投进大都牢房关押。文天祥孤身独处狱中，心情郁愤，为了度过漫长的严冬，又表达自己坚贞不屈的意志，他于冬至这天在墙上画了一株凌寒盛开的红梅，上有九朵梅花，每朵九叶花瓣，每天涂抹一瓣。以后逐渐流传开来。画上的梅花有八十一一个花瓣，每过一天就用笔染红一个花瓣，待过完八十一，花瓣也全染成红色了，红梅满枝春意盎然，风和日丽的春天就来到了。元末诗人杨允孚有诗曰：“试数窗间九九图，余寒消尽暖回初。梅花点遍无余白，看到今朝是杏株。”其自注云：“冬至后，贴梅花一枝于窗间，佳人晓妆，日以胭脂日图一圈，八十一圈既足，变作杏花，即暖回矣。”

文字版。选择九个字，每个字都是九画，先双钩成幅，像练习书法的“描红”一样从头九第一天开始填写，每日用朱填红一画，时光流转，笔墨生香，九字填完正好八十一，寒冬悄然过去，春回大地。民谚说：“图中点得墨黑黑，门外已是草茵茵。”清朝吴振棫的《养吉斋从录》记载：“道光初年，御制九九消寒图，用‘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’九字。字皆九笔也。懋勤殿双钩成幅，题曰‘管城春满’。内值翰林诸臣，按日填廓，细注阴晴风雪。”有的还书写“九九消寒联”，上下联各九个字，每字都是九画，从冬至日起，每日在上下联各填一笔，全联填完，则严冬已去，春暖花开，如“春泉垂春柳春染春美，秋院挂秋柿秋送秋香”“故城秋荒屏栏树枯荣，院春幽挟草垂茵”等。

圆圈版。画纵横九栏格子，每格中间再画一个圆，称作画铜钱，共有八十一钱，每天涂一钱，涂法是“上阴下晴、左风右雨雪当中”。民谣说：“上涂阴下晴、左风右雨雪当中，九九八一全点尽，春回大地草青青。”《燕京岁时记》记载：“消寒图乃九格八十一圈。自冬至起，日涂一圈，上阴下晴，左风右雨，雪当中。”这种圆圈消寒图不仅是人们熬过漫漫冬季的有趣游戏，而且还是科学记录“入九”以后天气变化的“日历”，将数九所反映的暖长寒消的情况具体化、形象化。填充消寒图每天的笔划所用颜色根据当天的天气决定，晴则为红，阴则为蓝，雨则为绿，风则为黄，落雪填白。这些习俗表达了古人期盼春回大地的殷切心情。《京都风俗志》说：“冬至日俗谓之属九，或画纸为八十一圈，每日分阴晴，涂一圈记阴晴多寡，谓之九九消寒图，以占来年丰歉。”

杜甫《小至》诗云：“天时人事日相催，冬至阳生春又来。”诗人通过河边柳树即将泛绿，山上梅花冲寒欲放的自然景象，生动地描写了严冬里正在孕育着万紫千红的春天。

【短史记】

冬至雅集·消寒会和消寒图



时，长安有一位巨富名叫王元宝，冬天下大雪的时候，他命令仆人将坊巷的积雪打扫干净，自己则亲自站到巷口迎接宾客，请客人们到他的家里，大摆宴席，饮酒作乐，叫做暖寒之会。潘宗鼎编纂的《金陵岁时记》说：“吾乡当冬至后，九人相约宴饮，自头九至九九，各主东道一次，名曰消寒会。文人墨客饮酒之余，兼及韵事。吴磨伯师《消寒会集》有句云：‘有酒但谋金谷醉，无钱不顾铜山摧。’”